

※ 文哲論壇 ※

太谷學派婦女觀之探究

楊奕成^{*}

一、前言

近人魯迅《中國小說史略·神話與傳說》載：「昔者初民，見天地萬物，變異不常，其諸現象，又出於人力所能以上，則自造眾說以解釋之；凡所解釋，今謂之神話。」¹足見，「自造眾說以解釋」的神話可謂民族文明的開端；然而，推動一個民族的文明，並非全然由男性主導，婦女於其中所起的作用，亦不容小覷。

據《列子·湯問》載：「天地，亦物也。物有不足，故昔者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其闕，斷鰲之足以立四極。」²藉此，吾人不僅可了解女媧對於宇宙變動的關切，並且付諸具體的行動，予以整治，而先民對於母性崇拜的表現，亦由此看出；故而關心婦女在整個文明的進程中，所扮演的社會角色、生活的狀況以及歷史作用，即是吾人探究婦女觀的依據。

太谷學派是個民間性的儒家學派，自周太谷創立學說起，迄於劉大紳止；傳道活動從嘉慶跨越至民國成立，時間長達一百五十年。太谷學人由於長期致力於民間講學，因此與中、下階層的婦女亦有所接觸，並得以視察婦女的生活種種，進而省思婦女在整個文明的進程中面臨怎樣的困境？又，導致這樣困境的原因為何？並思索著該如何引領婦女尋得生命的出口。

太谷學人活動的時間相當長，代代的學人面對婦女的問題，重視者有之；然

* 楊奕成，國立臺北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。

¹ 魯迅：《中國小說史略》（臺北：風雲時代出版公司，1996年），頁17。

² 見〔周〕列禦寇撰，〔漢〕張湛注：《列子》，收入《叢書集成初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），第554冊，頁60。

而，因為每一代所處的時代氛圍不同，以致於婦女觀也有所歧異。本文擬就「問題意識的形成」、「花遮葉護——從尊重婦女到頌讚母德」、「女教之興——在傳道史上的意義」、「婦女觀的總評與檢討」等四個部分，希冀透過對《太谷學派遺書》原典的爬梳，進行資料的解讀與比較，企圖勾勒出太谷學派的婦女觀。

二、問題意識的形成

在傳統的東方社會裏，婦女的地位多是附屬於男性。東漢班固《白虎通·嫁娶》載：「婦人所以有師何？學事人之道也。」³點出古代社會對婦女教育的基本看法，認為婦女生來就是必須習禮以事人，而所習之禮即是恭順。這在封建的體制下尤為明顯，太谷學派的創始人——周太谷，雖然關心婦女的問題，但其思想仍不免有男尊女卑的觀念，《周氏遺書》便載：「婦紀總於夫。」⁴日常生活裏，婦女當以丈夫為天，凡事唯夫命是從，不得有自己的主張或想法。

不過，在周太谷的成長過程中，母教對他的影響頗深。由於家境殷實，《周氏遺書》載：「家財權予祖用、母用、兄用、弟用皆取於予。」⁵足見其母對他的期望頗高，傾盡所有的財力栽培他。《龍川夫子年譜》載其：

少好神仙，喜遊歷，蚤孤，母太夫人盡以家財付之，恣其所之，待臘月方歸，每遇試燈節後，太夫人必為之治裝，促使出門去，拜別時，請何嚮？太夫人曰：「男兒志在四方，豈有定所？」於是足跡遍天下，乃得福州韓先生子俞、洪州陳先生少華師焉。⁶

從這段記載，可知其母一再促使周太谷不僅要讀萬卷書，而且還要行萬里路。吾人以為，這或許可從婦女自身的處境思考。自古以來，以男性威權為主的社會，婦女要受教育的機會甚少，縱然有機會受教育，也是以培育三從四德為主，遑論婦女能走出家庭，去見識大千世界；於是，長久在這樣的環境下生活，心靈勢必日益萎頓，苦悶亦不言可喻。所以，嫁為人婦後，一旦經濟許可，必然會寄望於孩子，以

³ 見〔漢〕班固等撰：《白虎通》卷4上，收入《叢書集成初編》，第238冊，頁265。

⁴ 〔清〕周太谷：《周氏遺書》卷5，收入方寶川編：《太谷學派遺書·第一輯》（揚州：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，1997年），第1冊，頁308。

⁵ 同前註，卷4，頁192。

⁶ 〔清〕謝逢源：《龍川夫子年譜》，收入方寶川編：《太谷學派遺書·第一輯》，第3冊，頁11-12。

彌補自身的缺憾。

周太谷因為有幸接受如此開明的母教，當他從事傳道活動，深入民間講學後，也開始對女教的重視，《龍川夫子年譜》載：

子含、子元母壽氏，世業淮鹺，樂善不倦。子元從太谷游，太夫人聞而慕之，亦師事焉。太谷日率諸弟子飯於其家，相與講道論德，日晡始散，或值陰雨，太夫人必命肩輿以送，或出雨具十數，分以備客用，其篤信好學，母子有心焉。⁷

子含、子元之母欣羨其子從周太谷學，於是也「聞而慕之，亦師事焉」，表現出積極學習的意願，並且對於老師及學生的食與行皆竭力以待。由此可知，婦女受教育的機會不易，一旦有之，必會展現高度的學習熱忱，而此舉亦可能引起周太谷回溯自己的成長歷程，意識到母親對孩子的影響甚深，故提倡女教，方能裨益國民素質的提升。

《黃氏遺書》載：「太谷以身教。」⁸自從周太谷以行動表現對女教的重視後，太谷學派的學人也受到此感召，紛紛投注心力於女教，《龍川夫子年譜》即載：「師在滬以西法照相二。……一形色清癯，破顏微笑，拈花侍者，王月卿也。月卿常熟人，善事師，願終母養，隨師修道，師贈聯云：『好向月中尋自在，但憑卿意欲何如。』師已為之受記矣。」⁹足見王月卿在李光炘德業兼修的浸潤下，學習的成果逐漸彰顯，故李光炘贈聯以表肯定。

綜觀太谷學派的傳道活動，對於婦女的相關問題予以重視者，在周太谷逝世後，唯「還道於北」的張積中、「傳道於南」的李光炘及其弟子黃葆年、劉鶚等人。張積中曾於小王屋、淺碧山房、黃崖山等處向婦女宣講；李光炘於同治二年(1863)在江蘇省的江都市創建龍川草堂；黃葆年於光緒二十八年(1902)在蘇州葑門內十全街創建歸群草堂，招收女弟子；劉鶚則創作《老殘遊記》以寄寓對婦女的同情。他們皆從不同的角度來延續、闡發周太谷對婦女的關懷。

⁷ 同前註，頁 28。

⁸ 〔清〕黃葆年：《黃氏遺書》卷 3，收入方寶川編：《太谷學派遺書·第一輯》，第 4 冊，頁 168。

⁹ 謝逢源：《龍川夫子年譜》，頁 99-100。

三、花遮葉護——從尊重婦女到頌讚母德

張積中《白石山房詩鈔》有〈伏恨吟〉十三首，其云寫作動機乃：「詠薄命也，才而失遇，千載慨然，況女子身，能弗悲歟！」¹⁰ 內容詠嘆王昭君、陳皇后、卓文君、溫超超、琴操、俞二姑、馮小青、班婕妤、江采蘋、黨將軍姬、鄭畋女、崔鶯鶯、菊香等十三位女性，深刻表達出他對才女卻薄命如斯的同情。

有鑑於婦女在以男性為尊的社會下，處於劣勢的地位，不僅無法有充分的自主權，甚至才華亦被埋沒。故而太谷學人從人格的尊重、身心的養護以及母德的頌讚等精神層面切入，為舊式的婦女尋得生命的出口，以下茲就此加以論述：

（一）人格的尊重

太谷學人以為，提升婦女地位首要之務，當是給予婦女人格的尊重。因此對於社會上普遍的納妾風氣，他們以拒絕納妾來表示此風不可長；而對於淪為妾的婦女，則予以同情。張積中〈小青嫁馮生兼遭悍婦〉即寫道：「弱絮幽芳祇自知，他鄉風雨太淒其，最憐西閣清如水，坐待孤山月上時。」¹¹ 詩中流露出對嬌弱如絮的小青在現實生活中所遭受的迫害，由衷的不捨。而關於馮小青的故事，最早見於明朝馮夢龍所編撰的《情史》，大致內容為小青十六歲嫁予馮生，卻不見容大婦而慘遭虐待，故落得獨居孤山別墅，最終抑鬱而亡¹²。這樣的境遇，令張積中頗為憐惜，在〈跋晴峰題小青墓詩後〉寫道：

一聲河滿，雙淚君前，千載笙囊，傷心欲絕，小青已矣。作此詩者其無痛與？小青、小青，生不依楊柳之春，死復訝孤山之鶴，早是秋娘腸斷，詩稿親焚，況教才子心驚，舊遊重述已焉哉。梅花樹底，從今凝碧，新添西子湖邊，莫是靚妝宛在，喚奈何而不得，春水皆烟，增百感而俱來西，冷欲雨吾將喪，我茫然過處士之廬，天意憐誰，怎又近蘇娘之墓。¹³

¹⁰ [清]張積中：《白石山房詩鈔》，收入方寶川編：《太谷學派遺書·第二輯》（揚州：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，1998年），第1冊，頁39。

¹¹ 同前註，頁41。

¹² 見[明]馮夢龍評輯，周方、胡慧斌校點：《情史》，收入《馮夢龍全集》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3年），第7集，頁496-501。

¹³ 張積中：《白石山房文鈔》，收入方寶川編：《太谷學派遺書·第二輯》，第1冊，頁79-80。

妾向來在社會裏是無名分的，或有妾為夫家留子嗣而顯貴，但多數的妾其命運是掌握在丈夫或是大婦手上，無奈的處境，總令人不勝唏噓。由這篇跋文可知，小青是位才藝雙全的女性；然而，她的才與藝卻都得不到他人的重視，究其因在於其人格的不獲尊重，而這又與她妾的身分相關，於是死亡便成為她最終的依歸。

因此，當朋友黃月芬欲贈「其人如玉，最工西子之顰，更兼吹氣如蘭，善織蘇娘之錦」的名姬予他做妾，卻被他以「寄語東風，似我斷非棲樹鶴，為他弱絮，囑君好作護花鈴」之語婉謝了¹⁴。足見張積中以拒絕納妾來展現自己尊重女性，反對物化女性的思想；在舊式的社會裏，不僅是一種進步的光輝，似乎也反映出他有男女平等的主張。

同樣身為太谷學人的劉鶚，其《老殘遊記》也反映了當時的社會，為貪圖私利而將女孩當作貨物轉賣的惡劣世風。朱松齡〈《老殘遊記》婦女形象及太谷學派婦女觀淺析〉提到：「這些婦女形象的塑造，不僅是為了故事情節的需要，更是作者婦女觀的體現，表達了作者對專制社會婦女的同情與尊重，甚至書中有的女性成了作者思想觀點的代言人。」¹⁵所評甚是，第十四章翠花便向老殘傾吐委屈：「前日俺媽賭錢擲骰子，又輸了二三百吊錢，共總虧空四百多吊，今年的年是萬過不去的了，所以前兒打算把環妹賣給蒯二禿子家。這蒯二禿子，出名的利害，一天沒有客，就要火筷子烙人。」¹⁶聽聞這等悲慘遭遇，老殘不禁對翠環、翠花等淪於風塵的女孩，充滿無限憐惜，故有了「這都是人家好兒女，……誰知撫養成人，或因年成飢饉，或因其父吸鴉片煙，或好賭錢，或被打官司拖累，逼到萬不得已的時候，就糊裏糊塗，將女兒賣到這門戶人家，被鴇兒殘酷，有不可以言語形容的境界」¹⁷之感傷。足見劉鶚表現出太谷學派反對物化女性的思想。

《老殘遊記·序言》云：「蓋哭泣者，靈性之現象也……靈性生感情，感情生哭泣。」¹⁸故老殘看翠環因自憐身世而哭泣，便道：「他受了一肚子悶氣，到那裏去哭？讓他哭個夠，也算痛快一回。（翠環）心裏想道：自從落難以來，從沒有人這

¹⁴ 同前註，頁 43-44。

¹⁵ 朱松齡：〈《老殘遊記》婦女形象及太谷學派婦女觀淺析〉，《清末小說通訊》第 99 期（2010 年 10 月），頁 6。

¹⁶ 〔清〕劉鶚：《老殘遊記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83 年），頁 130。

¹⁷ 同前註，頁 119。

¹⁸ 同前註，頁 1。

樣體貼過，可見世界上男子，並不是個個人都是拿女兒家當糞土一般作踐的。」¹⁹ 哭泣，對於當事者而言，可謂情緒的宣洩、靈性的表現；至於傾聽者，他給予情緒的抒發管道，此乃一種貼心的理解。

（二）身心的養護

因為同情婦女的遭遇，劉鶚以創作小說替處於劣勢的婦女發聲，同時也期待社會能正視婦女的問題。而身為周太谷嫡傳的弟子——張積中，除了以拒絕納妾來表達對婦女的尊重外，更有「化身在蓮藕身中，也是甘心萬死，結隊在鴛鴦隊裏，任教苦趣三生」²⁰ 的思想。女子之可貴，縱然為她們傾盡生命所有，輾轉於輪迴中，亦在所不惜。

這樣的思想似受到曹雪芹《紅樓夢》的影響。曹氏道：「這『女兒』兩個字，極尊貴、極清淨的，比那阿彌陀佛、元始天尊的這兩個寶號還更尊榮無對的呢！你們這濁口臭舌，萬不可唐突了這兩個字，要緊。但凡要說時，必須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才可；設若失錯，便要鑿牙穿腮等事。」²¹ 這種崇女抑男的性別觀，反映於〈題《紅樓夢》後〉，他說：「細看來，偏斷花魂，燕喜鶯嗔，深閨瑣事，花遮葉護，密室真心。」²² 由於對婦女的推崇，故不捨婦女遭受男權社會的迫害，他把這樣的想法，化為具體的行動——提供一處桃花源，讓婦女能免於恐懼，在這一方小世界，充分地伸展自我的情性。

張積中曾於道光二十二年(1842)到咸豐六年(1856)這段期間，分別卜居於小王屋山以及淺碧山房。〈題素心山居八詠詞後〉載：「王屋山居亦素心所心營也。」²³ 又〈期雲館詩畫屏序〉載：「淺碧山房間，一几、一簾、一窗、一榻、一鑪、一枕、一盒、一瓶，粹色精光，皆靜娟自營之心成之也。」²⁴ 這兩處皆是其女弟子素心、靜娟精心所營造的。

好山好水的風光環繞著此二處，他們在此度過了悠閒自在的時光。〈戊戌六月

¹⁹ 同前註，頁 122。

²⁰ 張積中：《白石山房文鈔》，頁 76。

²¹ 〔清〕曹雪芹、高鶚原著，馮其庸等校注：《紅樓夢校注》（臺北：里仁書局，2003 年），頁 32。

²² 張積中：《白石山房文鈔》，頁 75。

²³ 同前註，頁 29。

²⁴ 同前註，頁 162。

既望夜遊記》載：

憶瘦紅、翹仙當同此清涼世界也，偕晴峰、挈澹春、攜素心，從一孺、一婢、一嫗往訪之，瘦紅病餘，已卸妝，將就枕矣！翹仙則雲髻未殘，翠裾當風，余等至相與歡笑，煮苦茗一甌，颼颼作風，與屋角松風互為應答。……舉坐欣然，遂訂遊約，候蕊春來，可駕扁舟往矣。²⁵

由這段記載再對比〈期雲館詩畫屏序〉所云：「丙辰，賊陷真州，避而出，奔走千里，暫息黃厓，亂石堆垣，黃茆蓋屋，次年飾期雲館居之，於時淺碧燉矣。」²⁶當太平軍攻城燒殺虜掠時，他們暫避於簡陋的黃崖山，倉惶的心境與這段遊湖、煮茗、閒聊、松風相伴的愜意時光相較，實可謂「清涼世界」。

然而，「大抵好物不堅牢，彩雲易散琉璃碎」。自從經歷此動亂後，人事的變遷亦頗大，〈期雲館詩畫屏序〉云：「靜娟其有所感乎！其作詩畫屏也，其間所列若蕊春、翹仙、秋蘅、素心則故舊也，若少雲、西華、靈隱、藕卿則新相與也。由南及北，共經患難者，惟一永言，曩時女伴星散雲飛，撫舊事之茫茫，感今情之落落。」²⁷向來以「花遮葉護」的心對待婦女的張積中，不僅因為同情婦女而拒絕納妾，更為婦女構築桃花源般的世界，使其身心有安頓的所在；如此用心良苦，竟遭逢此難，一方淨土終告瓦解，實令人不勝唏噓。

（三）母德的頌讚

太谷學派對於深受禮教束縛、男權壓抑的女性，除了深表同情外，黃葆年則藉由頌讚母德，來提升婦女的地位。〈保身說〉載：「父母之保吾身也，方其孕也，維持調護，保吾身於未生之先者多端也，及其生也，鞠育顧復，保吾身於初生之後者多端也，至其知識乍開，則時虞我之即於邪也，為我擇良師友，薰陶涵育，以保其生生不已之天者益多端也；父母之保身者，何所不至哉！」²⁸自鴻濛開闢以來，婦女便擔負生與育的責任。從懷孕起，便時時惦記腹中胎兒，過程中亦忍受甚多身體的不適，直至孩子呱呱墜地；甫卸下生產的痛苦，養育的責任便隨之而來，在孩子生命的每一階段皆用心良苦地護持，祈願得以順遂成長；故而《詩經讀本》云：「明

²⁵ 同前註，頁 33-34。

²⁶ 同前註，頁 161-162。

²⁷ 同前註，頁 161。

²⁸ 歸群弟子：《歸群文課》，收入方寶川編：《太谷學派遺書·第二輯》，第 6 冊，頁 756-757。

諸天下後世，然後知母不可以不敬，妻不可以不敬。」²⁹ 這樣的思想，可謂對男權社會的提醒——尊重婦女，從自身的母親與妻子開始。

吾人從黃葆年的《詩經讀本》即可知其對婦女的地位頗為推崇。他說：「溯其自來則思齊大任而已矣，子不離母，有聖母斯生聖子也。」³⁰ 孩子能成為國家之棟樑，背後必有一位母親殷殷的教導，足見婦女對國力的影響甚巨。因此他又提到：「天自姜嫄以來，多生聖女以厚周家。嗚乎！豈獨為厚周家也哉。」³¹ 由於姜嫄生了棄，能播種五穀，堯帝任之為后稷，主稼穡，成為周朝始祖；到了武王之世，便開創周朝八百年的基業。吾人以為，這不僅構成黃葆年提倡女教的動機，也是上天有好生之德的展現，他說：「天將生聖人以生斯民也，而先生聖母以生聖人。」³² 上天為了讓百姓有安定富足的生活，故生聖母以生聖人，聖人在聖母的潛移默化下，未來必將成為一位好的領導者，帶領國家步上康莊大道。黃葆年最後得出「母德也，祖德也，聖人之德也；皆天之生生者為之也」³³ 的結論。

四、女教之興——在傳道史上的意義

在中國古代的社會裏，對於婦女的教育，舉凡延師、教材的選定等，非但不以等閒視之，反而予以高度的關注。清人章學誠《文史通義·婦學》載：「婦人本自有學，學必以禮為本。」³⁴ 由此足見，古代讓婦女受教育，其目的並非如男子是為參加科考，且待魚躍龍門以光耀門楣。孫慧玲〈論傳統道德中的「女教」思想〉便提到：「在『女教』思想中，沒有對女性自我意識的召喚和啟蒙，卻只有勸導女性卑順、謙恭、低眉順眼當奴隸的教條。」³⁵ 點出以「德育」為主體，培養貞靜嫺淑的婦女以事男權社會，方為女教的主要目標。

²⁹ 黃葆年：《詩經讀本》，收入同前註，第1冊，頁345。

³⁰ 同前註，頁345。

³¹ 同前註，頁355。

³² 同前註，頁365。

³³ 同前註。

³⁴ 見〔清〕章學誠：《文史通義》卷5，收入《叢書集成初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），第990冊，頁164。

³⁵ 孫慧玲：〈論傳統道德中的「女教」思想〉，《理論探索》，2010年第6期，頁43。

然而，多數的婦女仍是被摒除於教育之外，畢生為文盲的。縱使在文學史上也曾出現如蔡琰、謝道韞、李清照等才女，但誠如高世瑜《中國古代婦女生活·教育篇》所言：「儘管古代不乏詩文滿腹的才女，但他們畢竟是鳳毛麟角，絕大多數婦女與文化教育是无緣的。」³⁶ 推動民間講學不遺餘力的太谷學人，對此一現象當有深刻的省思。

在太谷學人的傳道過程中，「女教」一詞，乃由南宗的李光炘所提出。《龍川夫子年譜》載：「師夢見天榜書一『好』字，覺而語於眾曰：『一陰一陽之謂道。』女教其興矣。」³⁷ 陰、陽乃宇宙運行的過程，不可或缺的元素。唯有二者相互配合，萬物方能生生不息；類比到人事亦然，在歷史文明的進程中，婦女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容忽視的。其弟子對該夢的解讀，望文生義，頗有牽強之嫌，但李光炘推動女教，讓婦女有受教育的機會的初心是值得肯定的，這不僅是有教無類的精神展現，更是具有打破性別限制的深刻意義。

為了讓婦女對義理容易吸收，《龍川夫子年譜》載：「師有教無類，因人而施，……與女子言性情，莫不舍己從人，如其來意，每到山窮水盡，略一指撥，生面別開，故智賢不肖，一聆師教，無不悅服。」³⁸ 而《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也提及北宗的張積中：「居山日，恆為人講學，風聲所播，鄉村婦豎，亦多感化，群尊之為張七聖人。」³⁹ 足見，太谷學人總能因應不同的身分，而給予不同的教學，甚至使用淺白易懂的語言，故而教學成效方能彰顯。

實行女教，就太谷學人的傳道活動而言，至少具有兩大意義：提供婦女寄情寓興，此其一；有助於國力的提升，此其二。茲就這兩方面，論述如下：

（一）提供婦女寄情寓興

就交際活動來看，古時婦女在柴、米、油、鹽以外，若缺乏精神層面的潤澤，生活終無意趣可言。太谷學派北宗的領袖張積中，於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），「卜宅於小王屋山，築而居焉」⁴⁰，他與表兄張積功（寄琴）、表嫂沁夢居士及其養女素

³⁶ 高世瑜：《中國古代婦女生活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2000年），頁80。

³⁷ 謝逢源：《龍川夫子年譜》，頁80。

³⁸ 同前註，頁104。

³⁹ 見《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96年），第34冊，頁586。

⁴⁰ 張積中：《白石山房文鈔》，頁13。

心、侄女珠華、玉華生活。他們將住所布置得相當典雅，〈小王屋山居自述〉即載：「中堂左廂為容舫，寄琴氏所棲遲也，設筆、硯、棋、茗，推窗平望如畫船，故云一小院植桂及幽蘭，屋內供爐一几一，沁夢居士每閱經其中，珠華居右。」⁴¹ 在這充滿文藝氣息的氛圍中，不僅引發婦女閱讀的動機，也使其身心得以安頓。

在張積中的有心調教下，〈小王屋山居自述〉又載：「紅樹山村，玉華課圃蓀花，有經綸，善治味，雖名庖弗及也……閒來蕊春、翹仙時或一來……適夜坐與靜娟閱唐子西故事，自謂於此，興復不淺，即境書之。」⁴² 小王屋四周環境花木扶疏，玉華女弟子不但善園藝，且善烹飪，女伴於此共讀，過著適意的生活。

其次，女弟子所閱讀者，並非專為婦女而寫，頗具道德教訓的書籍；而是與佛、道相關的經典。〈小王屋山居自述〉載：「山居多暇，與靜娟論道，其中煮茗、焚香、彈棋、詠詩，悠然有太初之意焉。靜娟雜閱諸書，喜《南華》，素心時或相過與論《楞嚴》之奧，往往日暮步出雙溪，於焉偕遊。」⁴³ 張積中在傳道的初期，所招收的女弟子乃以家族性成員為主，這些女弟子或許長期耳濡目染之故，不僅自發性地學習且程度佳，故時常與張積中相互思索、辯證，〈書付珠華〉言：

譬如飲水，冷暖自知；譬如聞香，濃淡自辨；譬如說食，終不能飽；譬如憶遠，終不能到。梅花五瓣而開全，牡丹千葉而未足；鳧脰雖短，續之則憂，鶴頸雖長，減之則痛。道貴自然，依乎天理，盡乎人心，自能超凡，自能入妙。蓋性體之妙在乎無心，無心而性見，性見而明生，明生而道通，道通而神達，盡乎人者，力之所能至，依乎天者，命之所能行，盡乎人則動而能靜，依乎天則靜而能動，靜而能動，氣自達；動而能靜，志自立，志立而性明，氣達而神會。⁴⁴

張積中於此封信裏，與女弟子討論的重點有三：第一，乃期勉女弟子為學貴在實踐，而非紙上談兵；第二，乃說明萬物以自然為本，唯有隨順自然，方能體悟造物主的妙用；第三，乃修養的方式貴在無心，所謂「無心」並非一味消極，而是無掉心中的執著，凡事不僅應「依乎天理」，但也該「盡乎人心」。

對古時婦女而言，能有受教育的機會，實屬難得。〈期雲館詩畫屏序〉回憶咸

⁴¹ 同前註，頁 16。

⁴² 同前註，頁 19-20。

⁴³ 同前註，頁 18。

⁴⁴ 同前註，頁 479。

豐六年(1856)以前，於淺碧山房的那段未受太平軍侵擾的愜意生活：「靜娟好讀書，讀九經、四子之言，輒有所會，讀《道德》、《參同》、《楞嚴》、《圓覺》亦往往默通其微，閒作詩歌，旁徵書畫，顧性喜潔，几案光澤，筆床墨架，不使著纖塵。」⁴⁵由此足見，女弟子精進不已，除了儒家經典外，兼涉佛、道之書，悟性亦高，並藉詩歌、書畫以陶冶性情；其次，頗花心思地營造窗明几淨，纖塵不染的讀書環境，如此知性與感性兼具的生活，豈是一味求富貴顯達而讀書的士人所能及！

（二）有助於國力的提升

由於受到傳統男尊女卑觀念的影響，不斷灌輸婦女貞靜嫺淑乃美德，整個社會逐漸形成男主外、女主內的模式。就男性的角度而言，國家富強且經濟發達，皆是男性夙夜匪懈的成果，婦女於此毫無貢獻；然而，這實是男性的狂妄自大所導致的盲點。黃葆年《詩經讀本》載：「君子之道，造端乎夫婦；是故〈周南〉、〈召南〉之風，必起於閨門也。」⁴⁶足見夫婦是家庭組織的核心成員，而家庭乃國家最基本的單位，一國之民風的厚薄或國力的強弱，與家庭的關係是密切的，而黃葆年何以提出這樣的見解？

《詩經讀本》載：「風之行也自閨門，風之變也亦自閨門。」⁴⁷母親是孩子成長過程中第一位老師。幼兒在未入私塾就讀以前，與母親朝夕相處，婦女的言行舉止，或良或劣，對孩子的人格塑造必能收潛移默化之效。黃葆年說：「靜女得師得友，其心好之，不啻若自其口出也。」⁴⁸因此，婦女若有受教育的機會，將可為孩子樹立良好的言教與身教，進而對國民素質的提升有極大的助益。

太谷學派或許有鑑於時局，故從國家興亡的角度切入，回溯歷史長河。李光炘《觀海山房追隨錄》載：「夏之興也以有莘，其亡也以妹喜；商之興也以簡狄，其亡也以妲己；周之興也以姜嫄，其亡也以褒姒。從來國家興敗，無不係諸婦人，故聖人《禮》首婚姻，《詩》首〈關雎〉，《易》首〈乾〉、〈坤〉，《書》首釐降也。」⁴⁹由此可知，要談治國、平天下之道，必須先由齊家著手，本立而道生，婦女具有基

⁴⁵ 同前註，頁 161-163。

⁴⁶ 黃葆年：《詩經讀本》，頁 50。

⁴⁷ 同前註，頁 87。

⁴⁸ 同前註，頁 113。

⁴⁹ [清]李光炘：《觀海山房追隨錄》，收入方寶川編：《太谷學派遺書·第一輯》，第3冊，頁61。

本的教育水平，對於齊家之事肯定裨益良多。

由是言之，黃葆年提倡女教，乃受其師李光炘的影響。《詩經讀本》載：「有姜嫄而後有后稷，是故有太任而後有文王，有太姒而後有武王、周公也。周有太任、太姒而寢昌寢熾，猶言赫赫殷商，妲己滅之也云爾。天生妲己以滅殷也；天生太任、太姒以興周也。」⁵⁰ 姜嫄、太任、太姒、妲己皆為天所生，天生萬物一視同仁，並無厚薄之分，但何以日後卻招致紅顏禍水的批評？究其因，除了是亡國之君的藉口外，另一方面則該由婦女自身檢討。

試想，若能致力於女教的提倡，且能破解三從四德的迷思，跳脫教條式的框架，開拓閱讀的視野，則對於夫婦與親子間的關係必有助益，對於國力的提升也有所影響。《歸群草堂語錄之一》載：「為女弟子講《詩經》讀本第一段曰：『其心壹則無不從息之心而慍斯解矣，其息一則無不從心之息而財斯阜矣。』此處最為親切。」⁵¹ 黃葆年以心息做譬喻，認為婦女的心若能專注於學習，由心來做主宰，小習氣自然滌除。如此將有益於個人的修養，當自己不論為情緒的附庸，那麼小至齊家，大至治國、平天下都會有豐碩的收穫。江峰〈太谷學派的生命修養觀〉便說：「他們希望能透過『心息相依』的生命修養，達到與天交合通靈，祈天永命的理想狀態。」⁵² 由此足見，女教的提倡所具有的非凡意義；故《黃氏遺書》總結出「學不以男、女異也，觀〈國風〉可知也」⁵³ 的結論。

（三）喚醒女性的自覺

太谷學派提倡女教，不僅具有上述意義外，吾人以為亦可謂喚醒女性的自覺。受教育，對於民間婦女而言是不易的，尤其所習的內容不限於「德育」的範疇，更是難能可貴。黃葆年對佛家的思想便很推崇，他說：「佛家南無即是聖功。」⁵⁴ 又說：「莊子仙心，心息相依便是逍遙遊；達摩佛性，心息相依便是自心歸於自性；聖功心息相依，只在仁以為己任。」⁵⁵ 由於民眾的知識淺薄，他為使聽講者明乎艱深

⁵⁰ 黃葆年：《詩經讀本》，頁 343-344。

⁵¹ 〔清〕解琅：《歸群草堂語錄之一》，收入方寶川編：《太谷學派遺書·第一輯》，第 5 冊，頁 13。

⁵² 江峰：《太谷學派生命哲學研究》（北京：東方出版社，2007 年），頁 321。

⁵³ 黃葆年：《黃氏遺書》，卷 6，頁 407。

⁵⁴ 解琅：《歸群草堂語錄之一》，頁 10。

⁵⁵ 同前註，頁 1-2。

的「心息相依」之道，故以不同角度來詮釋，這是他對女教的積極。

但學習態度上，女弟子往往較男弟子用功。《歸群草堂語錄之一》便載：「女弟子魯氏姐妹來，精勤不懈，其餘亦多興起。師謂男弟子，多因循怠惰，見之直當愧死。」⁵⁶由此可知，女弟子學習的自發性較男弟子強，並且能影響同學，見賢思齊，獲得黃葆年的讚譽。

而在學習成果上，女弟子的悟力與男弟子相較下，絲毫不遜色。《歸群草堂語錄之三》又載：「陸少復致女伴函曰：『我等現在係借假脩真，切不可戀假忘真。』師極為贊歎言：『彼一弱女子，切實如此，而男子中竟有終身勞碌，以假為真，遂不知真者在何處，對之能無愧悔？』」⁵⁷據太谷學人朱淵〈與柴翊凌書〉言：「四肢百體，肉身也，假物也，而修真非借假無所施其力法。」⁵⁸點出身體乃吾人修真的依據。朱淵〈與李祖峰書〉又說：「身之所在皆道之所在。」⁵⁹因此，當善用此身體，以顯道之妙用；然而，李光炘《觀海山房追隨錄》載：「若口之于味，目之于色，耳之于聲，四肢之于安逸者，小人之所以養身也。」⁶⁰男弟子竟捨本逐末，藉養身之名，行逞私欲之實；為學的真諦，不如女弟子解得真切。

五、婦女觀的總評與檢討

太谷學派的宗師周太谷，自幼即受母親開放思想的影響，稍長因四處遊歷，眼界自然寬廣；尤其長期與民間接觸頻繁，對婦女的境遇多有見識，故而欲提升婦女地位的觀念便於焉形成。這也影響了日後學派的傳人張積中、李光炘、黃葆年以及劉鶚對婦女的態度。然而，這種先進的思想，竟也衍生出矛盾，以下茲就三方面加以探討：

（一）對娼妓態度的轉變

李光炘創建龍川草堂後，對教育的對象是不分貴賤及男女的，《龍川夫子年

⁵⁶ 同前註，頁 9。

⁵⁷ 〔清〕劉鶚：《歸群草堂語錄之三》，收入方寶川編：《太谷學派遺書·第一輯》，第 5 冊，頁 19。

⁵⁸ 〔清〕朱淵：《養蒙堂遺集》，收入同前註，頁 145。

⁵⁹ 同前註，頁 148。

⁶⁰ 李光炘：《觀海山房追隨錄》，頁 3。

譜》載：「師有教無類，或病其雜。師曰：『土德運會最廣，貴若王侯，賤若娼優，遠若夷狄，皆可入道。』」⁶¹ 李光炘自比為頗具包容力的后土，只要學員有心向學，皆可至草堂學習；甚至向來為人所鄙視的娼優之流。這確實令人讚賞。

然而，《龍川弟子記》卻載其云：「至賤之人莫如娼鵠。娼能施舍，鵠能忍辱，勢使然也，而不可明心見性者，蓋娼不能舍名，鵠不能舍利耳。」⁶² 李光炘認為，青樓中的娼與鵠能施舍、忍辱，乃是為徵名逐利，使得本來的清明心性逐漸為名利所蒙蔽，無法朗現。因此，從李光炘亦流露出鄙視的眼光，《龍川夫子年譜》載滬上申報館報導他「或擁妓飛車」，又「率弟子選名妓，駕車遊於申園，……偕赴戲館，座客無幾，將罷歌，見師至，復登場，觀者稍集，正座惟師弟五人及群妓二十餘人而已」；其次，「師擬物色一妓，以供行役」⁶³ 等，如此物化女性的行為與提倡女教的思想觀點扞格不入。

吾人以為，李光炘的觀點乃以偏概全。其實有些青樓女子淪落風塵，並非全然受名利心所驅使，而是為了現實的家計考量；如果她們的人生有自主權，相信她們不會願意自甘墜落的，前述劉鶚《老殘遊記》的翠環、翠花姐妹便是。而老殘聽聞她們悲慘的遭遇後，在黃人瑞的說項下，出資為翠環贖身，納她為妾⁶⁴；但何以又招致物化女性的批評？胡璟〈新舊裂變時代的女性——兼論劉鶚的女性觀〉云：

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，以翠環的地位身份，也只能作妾，這是無法苛求於老殘的。而且老殘在納翠環為妾後，也是盡力為其負責，直至讓翠環拜尼姑逸雲為師，如其願皈依佛教。這就如同逸雲之皈依一樣，翠環的入教在信奉佛教的劉鶚看來，也應該是封建社會女性自己所能選擇的最好的歸宿之一。⁶⁵

從這段記載看來，老殘納翠環為妾是沒有物化女性的，《老殘遊記》甚至寫道：「老殘正在客店裏教翠環認字。」⁶⁶ 說明老殘有意透過學習，進而提升翠環的能力及思想，這可謂為青樓女子找到新的生命出口，以及新的可能。

⁶¹ 謝逢源：《龍川夫子年譜》，頁 106。

⁶² 李光炘著，謝逢源編：《龍川弟子記》，收入方寶川編：《太谷學派遺書·第一輯》，第 3 冊，頁 67。

⁶³ 謝逢源：《龍川夫子年譜》，頁 82-83。

⁶⁴ 劉鶚：《老殘遊記》，頁 163-164。

⁶⁵ 胡璟：〈新舊裂變時代的女性——兼論劉鶚的女性觀〉，《長江學術》，2006 年第 2 期，頁 173。

⁶⁶ 劉鶚：《老殘遊記》，頁 182。

至於李光炘擁妓尋歡等行為，據張進〈李光炘及太谷學派南宗與黃崖事件〉所述，認為李光炘這等狂放的行為與張積中的黃崖事件息息相關，他說：「李光炘的放縱……也許是其有意採取的一種策略，因為通過故意放縱自我，營造出一種與政治無涉的個人形象，可以避禍保身。」⁶⁷ 同治五年丙寅 (1866) 十月所爆發的黃崖山事件，張積中等人的殉道，確實為太谷學派的傳道活動蒙上了極大的陰影，方寶川〈張積中及其著述〉便以為此事件「直接影響了太谷學派發展的方向」⁶⁸。因此，若從此角度省視，或可為李光炘的行徑尋一個解釋。

（二）固守男尊女卑的觀念

在太谷學人中，當屬黃葆年對三綱五常最為強調。他所撰的〈祭呂復和文〉便云：「女生子，能竭力事親，竭力事師，竭力事聖人，可謂有功矣。女一婦人耳，功德完成如此，信乎其千古不死也，庸何傷。」⁶⁹ 足見在黃葆年的觀念裏，婦女的「功」乃建立於生育、事親方面，若還能事師、事聖人則其功厥偉；然而吾人亦可知，一味讚揚婦女柔順，解消婦女的主見，這與他提倡女教、尊重女性的思想乃有所抵觸。黃葆年男權女卑的個性，反映於《歸群草堂語錄之三》，云：

劉懷婦病陽虛。師曰：「伊病皆由自取，實係陽惡，並非陽虛，聞其待懷太煩碎，伊何以放肆若此！我門中有定例：子不得言父過，婦不得言夫過，庶不得言嫡過。犯此即背畔三綱，豈可學道？伊若不改，即從不許進門。」⁷⁰

由此足見，黃葆年心高氣傲的個性；這種以陽尊陰卑的觀念，深植其心，不可自拔，似乎與西漢董仲舒的思想暗合。董仲舒不僅認為此乃天道運行的規律，甚至也是形成人間的社會結構與行為規範，〈基義〉便云：「君、臣、父、子、夫婦之義，皆取諸陰陽之道。君為陽，臣為陰；父為陽，子為陰；夫為陽，妻為陰。」⁷¹ 又〈陽尊陰卑〉云：「丈夫雖賤，皆為陽；婦人雖貴，皆為陰。」⁷² 由此可知，黃葆年受此

⁶⁷ 張進：《李光炘與太谷學派南宗研究》（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12年），頁240。

⁶⁸ 方寶川：〈張積中及其著述〉，《太谷學派遺書·第一輯》，第2冊，頁1。

⁶⁹ 黃葆年：《黃氏遺書》，卷8，頁587。

⁷⁰ 劉蘇：《歸群草堂語錄之三》，頁34-35。

⁷¹ 見〔漢〕董仲舒：《春秋繁露》，收入《叢書集成初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1年），第522冊，頁199。

⁷² 同前註，頁180。

觀念影響頗深，若是背道而馳，即會遭到逐出師門的下場。

而從《歸群草堂語錄之一》亦可看出黃葆年對婦女的歧視，其云：「人之賢愚，只爭覺性當家與否，有覺性則舉直錯枉，堯舜之世也；無覺性則女子小人，桀紂之世也。」⁷³認為女子無覺性，這是黃葆年觀念的問題；只要是人都具有覺性，而覺性當家與否，關鍵在於教育。但由於《歸群草堂語錄》所記載的內容並無依照時間先後，故難以判斷黃葆年是否因為意識到婦女的覺性對國家的重要，方有興女教的行動。然而，換個角度思之，身處專制的時代，這也許是太谷學派所受的局限，逃不開的枷鎖；吾人在批評其思想的糟粕之餘，亦應存有同情與諒解。

（三）貞操問題的省思

〈恆·六五〉爻辭的《象傳》即云：「婦人貞吉，從一而終也。」⁷⁴明確點出婦人若能在婚嫁前占得此卦，一生「從一而終」是幸運的。而漢代班昭《女誡》載：「夫有再娶之義，婦無二適之文。」⁷⁵指出婦女若再嫁即保不住貞操，其實這樣的觀念，要到宋明理學興盛以後才逐漸穩固，《後漢書·宋弘傳》載漢光武帝想替新寡的姐姐湖陽公主再謀婚配的故事，即是明證。

太谷學人張積中〈代汪蘭甫題嶧陽王節婦傳後〉云：「嗚乎！明哲所以保身，明哲正所以殺身。以明哲而殺其身，以明哲而全其孝，以明哲而成其仁。嗚乎！賢乎哉婦人。」⁷⁶這位王節婦能受到張積中的讚揚，便由於她一生乃為「明哲」而活；在丈夫亡故後守身如玉，竭力侍奉翁姑，把自己的欲望全都埋葬，把自己的思想也完全解消，足見張積中受理學影響甚深，對於婦女守貞乃極為肯定。

而劉鶚《老殘遊記》第五回「烈婦有心殉節」便寫道：「〔吳氏〕末後向他丈夫說道：『你慢慢的走，我替你先到地下收拾房子去了。』說罷，袖中掏出一把飛利的小刀，向脖子只一抹，就沒有了氣了。」⁷⁷如此貞烈的行為，故而獲得時人的肯

⁷³ 解琅：《歸群草堂語錄之一》，頁 28。

⁷⁴ 見〔魏〕王弼、〔晉〕韓康伯注，〔唐〕孔穎達疏：《周易注疏》卷 6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 年），第 1 冊，頁 381。

⁷⁵ 見〔魏〕班昭：《女誡》，收入《諸子集成·補編》（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97 年），第 2 冊，頁 442。

⁷⁶ 張積中：《白石山房遺集續編》，收入方寶川編：《太谷學派遺書·第一輯》，第 2 冊，頁 20。

⁷⁷ 劉鶚：《老殘遊記》，頁 40。

定：「這位吳少奶奶的節烈，可以得請旌表的……這節婦為夫自盡，情實可憫。」⁷⁸ 這種殉夫守節的情況，根據劉長江〈明清時期婦女貞節觀的嬗變〉指出，乃受到封建理學的影響，故而時至明清，越演越烈，蔚然成風⁷⁹。

劉鶚《老殘遊記》為清末著名的譴責小說，內容以揭發社會的亂象為主，甚至欲破除積習已久的陋見，其於第十六回評曰：「臧官可恨，人人知之，清官尤可恨，人多不知。蓋臧官自知有病，不敢公然為非；清官則自以為不要錢，何所不可？剛愎自用，小則殺人，大則誤國，吾人親自所目，不知凡幾矣。」⁸⁰ 若將對這種假清官之名，行臧官之事的抨擊，類比到貞操之事，可知劉鶚對守節的觀念是有微詞的——老殘聽聞了吳氏殉夫之事後，說道：「就不想報仇了嗎？」⁸¹ 但唯一能申冤者都自盡了，何以能沉冤昭雪？

故而吾人從劉鶚的觀點思之，清官為人所欽敬，這與守節為人所頌揚的思想是一致的；但隱藏在其背後的問題，才值得令人再三思考。就表象而言，守節為人所頌揚；就實際生活而言，則是戕害婦女的身心靈。胡適〈貞操問題〉即云：

貞操乃是夫婦相待的一種態度。夫婦之間愛情深了，恩誼厚了，無論誰生誰死，無論生時死後，都不忍把這愛情移於別人，這便是貞操。夫婦之間若沒有愛情恩意，即沒有貞操可說。若不問夫婦之間有無可以永久不變的愛情，若不問做丈夫的配不配受他妻子的貞操，只曉得主張做妻子的總該替他丈夫守節，這是一偏的貞操論，這是不合人情公理的倫理。⁸²

從這段論述可知，胡適認為貞操必須建立於雙方面的認知。雙方都有愛情做基礎，在另一方亡故後，基於主動而願意為對方守節，並非出於單方（指婦女）的一廂情願；但歷來對守節的認知則是僅要求婦女，這對於文明的進程來說實為阻礙。而吾人檢視太谷學人傳道活動的進程，了解其對於貞操問題，也由頌揚婦女守節，走向對此陋習的抨擊；雖未付諸具體行動，但無疑仍是一種進步。

⁷⁸ 同前註。

⁷⁹ 劉長江：〈明清時期婦女貞節觀的嬗變〉，《達縣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》第10卷第3期（2003年9月），頁47-50。

⁸⁰ 劉鶚：《老殘遊記》，頁154。

⁸¹ 同前註，頁41。

⁸² 潘光哲編：《容忍與自由——胡適思想精選》（臺北：南方家園文化事業公司，2009年），頁294。

六、結 語

太谷學派創建草堂以講學，其講學的宗旨，不在明經典的章句訓詁以為科舉用；對於社會的問題，諸如於封建體制下向來處於弱勢的婦女，他們亦長期投注心力，除了為文討論外，且付諸具體行動，予以關懷。

吾人可以從學派的創始者周太谷的生平，了解其對於婦女問題的重視，與其母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由於其母的栽培與鼓勵，讓他得以遊覽名川，開拓視野，而這令他意識到許多的婦女，可能因為封建觀念所迫，有志不得展；故經濟能力若允許，她們無不懷有望子成龍之心，希望藉此彌補個人的遺憾。自周太谷傳道活動展開以來，便以身教向弟子們展現其對婦女於社會上的地位、受教的機會之重視；這些問題在周太谷時並無法獲得具體的改善，因此由第二代的李光炘、張積中，以及第三代的黃葆年、劉鶚繼續關注，並思考改進之道。

太谷學人從人格的尊重、身心的養護、母德的頌讚等三方面，展現對婦女不同層面的態度。張積中從馮小青的故事，了解為妾者的悲慘境遇，故而拒絕納妾；劉鶚則藉由老殘的遊歷，向讀者展示青樓女子的堪憐，他們皆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對婦女人格的尊重。張積中更卜居於小王屋與淺碧山房，為女弟子構築一個不受干擾的桃花源，讓她們於此讀書、遊湖、煮茗、閒聊、享受清幽僻靜的生活，使她們的心靈獲得養護；重視倫理綱常的黃葆年，則從婦女為人母的角色出發，對於婦女生養、教育子女的辛勞予以肯定，進而推崇孝道，彰顯孝的精神。

有鑑於婦女的交際活動受到傳統觀念的局限，張積中於小王屋及淺碧山房與女弟子講學論道，所討論的書籍種類甚廣，舉凡儒、釋、道之書皆有所涉獵，這不僅有助於婦女思想的提升，也提供她們寄情寓興的所在。其次，太谷學人意識到國家的興盛與婦女素質的關係，故而李光炘、黃葆年所創建的草堂，皆招收女弟子，希望喚醒婦女的自覺，提升其素質，則日後對於子女的教育方能投入，進而裨益國力的提升。

太谷學派對於婦女的相關議題，雖然投注長時間的心力，但仍有值得檢討的部分。其一，乃李光炘與劉鶚對娼妓前後不一致的態度；其二，乃固守男尊女卑的觀念，這部分體現於黃葆年最為明顯；其三，乃張積中對貞操的頌揚以及劉鶚對守節的批判，此乃受到時代氛圍的影響，或傳統觀念根深蒂固的圍限。故仔細探討，可

發現其對女教的投入是積極的，但成效則仍難以突破傳統男女教育的差距。

自從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，在戎馬倥傯之際，太谷學派傳道活動被迫終止。後來在文革時，雖曾通過民間互助方式繼續講學，但或許與先前所受的黃崖事件政治迫害有關，以致未獲得學界重視。故吾人希望，藉由該議題的省思，能夠豐富中國文化史上對婦女觀的探究。

徵引書目

- 方寶川編：《太谷學派遺書·第一輯》，揚州：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，1997年。
- _____：《太谷學派遺書·第二輯》，揚州：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，1998年。
- _____：《太谷學派遺書·第三輯》，揚州：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，2002年。
- 王弼、韓康伯注，孔穎達疏：《周易注疏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1冊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。
- 列禦寇：《列子》，收入《叢書集成初編》第554冊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。
- 朱松齡：〈《老殘遊記》婦女形象及太谷學派婦女觀淺析〉，《清末小說通訊》第99期，2010年10月，頁6。
- 江峰：《太谷學派生命哲學研究》，北京：東方出版社，2007年。
- 胡璟：〈新舊裂變時代的女性——兼論劉鶚的女性觀〉，《長江學術》，2006年第2期，頁173。
- 孫慧玲：〈論傳統道德中的女教思想〉，《理論探索》，2010年第6期，頁43。
- 班固：《白虎通》，收入《叢書集成初編》第238冊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。
- 班昭：《女誡》，收入《諸子集成·補編》第2冊，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97年。
- 高世瑜：《中國古代婦女生活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2000年。
- 張進：《李光圻與太谷學派南宗研究》，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12年。
- 曹雪芹、高鶚：《紅樓夢校注》，臺北：里仁書局，2003年。
- 章學誠：《文史通義》，《叢書集成初編》第990冊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。
- 馮夢龍：《情史》，收入《馮夢龍全集》第7集，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3年。
- 董仲舒：《春秋繁露》，《叢書集成初編》第522冊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1年。
- 劉長江：〈明清時期婦女貞節觀的嬗變〉，《達縣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》第10卷第3期，2003年9月，頁47-50。
- 劉鶚：《老殘遊記》，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83年。
- 潘光哲：《容忍與自由——胡適思想精選》，臺北：南方家園文化事業公司，2009年。
- 魯迅：《中國小說史略》，臺北：風雲時代出版公司，1996年。